

第九十四回

四僧宴樂御花園

一怪空懷情慾喜

話表孫行者三人隨着宣召官至午門外，黃門官即時傳奏宣進。他三個齊齊站定，更不下拜。國王問道：「那三位是聖僧，駙馬之高徒，姓甚名誰？何方居住？因甚事出家？取何經卷？」行者趨近前，意欲上殿。旁有護駕的喝道：「不要走！有甚話，立下奏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得一步就進一步。」隨後八戒、沙僧亦俱近前。長老恐他村鹵驚駕，便起身叫道：「徒弟啊，陛下問你來因，你即奏上。」行者見他那師父在旁侍立，忍不住大叫一聲道：「陛下輕人輕己！既招我師爲駙馬，如何教他侍立世間稱女夫？謂之「貴人」，豈有貴人不坐之理？」國王聽說，大驚失色；欲退殿，恐失了觀瞻，只得硬着胆，教近侍的取繡墩來，請唐僧坐了。行者纔奏道：——

『老孫祖居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。父天母地，石裂吾生。曾拜至人，學成大道。復轉仙鄉，嘯聚在洞天福地。下海降龍，登山擒獸。消死名，上生籍，官拜齊天大聖。翫賞瓊樓，喜遊寶閣。會天仙，日日歌歡；居聖境，朝朝快樂。只因亂却蟠桃宴，大反天宮，被佛擒伏，困壓在五行山下，饑餐鐵彈，渴飲銅汁，五百年未嘗茶飯。幸我師出東土，拜西方觀音，教令脫天災，離大難，皈正在瑜伽門下。舊諱悟空，稱名行者。』

國王聞得這般名重，慌得下了龍牀，走將來，以御手挽唐長老道：『駙馬，也是朕之天緣，得遇你這仙姻仙眷。』三藏滿口謝恩，請國王登位。復問：『那位是第二高徒？』八戒擲嘴揚威道：——

『老豬先世爲人，貪歡愛懶。一生混沌，亂性迷心。未識天高地厚，難明海闊山遙。正在幽閑之際，忽然遇一真人，半句話，解開孽網；兩三言，劈破災門。當時省悟，立地投師，謹修二八之工夫，敬煉三三之前後。行滿飛昇，得超天府。荷蒙玉帝厚恩，

官賜天蓬元帥，管押河兵，逍遙漢海。只因蟠桃酒醉，戲弄嫦娥，謫官銜，遭貶臨凡。錯投胎，托生豬像。住福陵山，造惡無邊。遇觀音，指明善道。皈依佛教，保護唐僧。徑往西天，拜求妙典。法諱悟能，稱爲八戒。」

國王聽言，胆戰心驚，不敢觀戲。這猢猻子越弄精神，搔着頭，掬着嘴，擡起耳朵，呵呵大笑。三藏又怕驚駕，即叱道：「八戒收斂！」方纔叉手拱立，假扭斯文。又問：「第三位高徒，因甚皈依？」沙和尚合掌道：——

『老沙原係凡夫，因怕輪迴訪道。雲遊海角，浪蕩天涯。常得衣鉢隨身，每煉心神在舍。因此虔誠，得逢仙侶。養成孩兒，配緣姪女。工滿三千，合和四相。超天界，拜玄宗，官授捲簾大將，侍御鳳輦龍車，封號將軍。也爲蟠桃會上，失手打破玻璃盞，貶在流沙河，改頭換面，造孽傷生。幸喜菩薩遠遊東土，勸我皈依，等候唐朝佛子，往西天求經果正。從立自新，復修大覺。指河爲姓，法諱悟淨，稱名和尚。』

國王見說，多驚多喜。喜的是女兒招了活佛，驚的是三個實乃妖神。正在驚喜之間，忽有

正臺陰陽官奏道：「婚期已定本年本月十二日。壬子辰良，周堂通利，宜配婚姻。」國王道：「今日是何日辰？」陰陽官奏：「今日初八，乃戊申之日，猿猴獻果，正宜進賢納事。」國王大喜，即着當駕官打掃御花園館閣樓亭，且請駙馬同三位高徒安歇，待後安排合巹佳筵，着公主匹配。衆等欽遵，國王退朝，多官皆散不題。

却說三藏師徒們都到御花園，天色漸晚，擺了素膳。八戒喜道：「這一日也該吃飯了。」管辦人即將素米飯，麵飯等物，整擔挑來。那八戒吃了又添，添了又吃，直吃得撐腸拄腹，方纔住手。少頃，又點上燈，設鋪蓋，各自歸寢。長老見左右無人，却恨責行者，怒聲罵道：「悟空！你這猢猻，番番害我！我說只去倒換關文，莫向綵樓前去，你怎麼直要引我去看石？如今看得好麼！却惹出這般事來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陪笑道：「師父說，「先母也是拋打繡毬，遇舊緣，成其夫婦，」似有慕古之意，老孫纔引你去。又想着那個給孤布金寺長老之言，就此檢視真假。適見那皇帝之面，畧有些晦暗之色，但未見公主何如耳。」

長老道：『你見公主便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老孫的火眼金睛，但見面，就認得真假善惡，富貴貧窮，却好施爲，辨明邪正。』沙僧與八戒笑道：『哥哥近日又學得會相面了。』行者道：『相面之士，當我孫子罷了。』三藏喝道：『且休調嘴！只是他如今定要招我，果何以處之？』行者道：『且到十二日會喜之時，必定那公主出來參拜父母，等老孫在旁觀看。若還是個真女人，你就做了駙馬，享用國內之榮華也罷。』

三藏聞言，越生嗔怒，罵道：『好獼猴！你還害我哩！却是悟能說的，我們十節兒已上了九節七八分了，你還把熱舌頭餞我！快早夾着，你休開那臭口！再若無禮，我就念起咒來，教你了當不得！』行者聽說念咒，慌得跪在面前道：『莫念！莫念！若是真女人，待拜堂時，我們一齊大鬧皇宮，領你去也。』師徒說話，不覺早已入更。正是——

沉沉宮漏，簾簾花香。繡戶垂珠箔，閑庭絕火光。鞦韆索冷空留影，卷笛聲殘靜四方。繞屋有花籠月燦，隔空無樹顯星芒。杜鵑啼歇，蝴蝶夢長。銀漢橫天宇，白雲歸故鄉。正是離人情切處，風搖嫩柳更淒涼。

八戒道：「師父，夜深了，有事明早再議。且睡！且睡！」師徒們杲然安歇一宵，早又金鷄唱曉，國王即登殿設朝，但見——

宮殿開軒紫氣高，風吹御樂透青霄。雲移豹尾旌旗動，日射螭頭玉佩搖。香霧細

添宮柳綠，露珠微潤苑花嬌。山呼舞蹈千官列，海晏河清一統朝。

衆文武百官朝罷，又宣光祿寺安排十二日會喜佳筵。今日且整春壘，請駙馬在御花園中款飯。吩咐儀制司領三位賢親去會同館少坐，着光祿寺安排三席素宴去彼奉陪。兩處俱着教坊司奏樂，伏侍賞春景消遲日也。八戒聞得，應聲道：「陛下，我師徒自相會，更無一刻相離。今日既在御花園飲宴，帶我們去耍兩日，好教師父替你家做駙馬；不然，這個買賣生意弄不成。」

那國王見他醜陋，說話粗俗，又見他拱頭捏頸，掬嘴巴，搖耳朵，即像有些風氣，猶恐攪破親事，只得依從，便教：「在永鎮華夷閣裏安排二席，我與駙馬同坐。留春亭上，安排三席，請三位別坐。恐他師徒們坐次不便。」那馱子纔朝上唱個喏，叫聲多謝，各各而退。又傳旨教內宮

官排宴，着三宮六院后妃與公主上頭，就爲添妝餽子，以待十二日佳配。

將有已時前後，那國王排駕，請唐僧都到御花園內觀看，好去處——

徑鋪彩石，檻繫雕欄。徑鋪彩石，徑邊石畔長奇葩；檻繫雕欄，檻外欄中生異卉。天桃迷翡翠，嫩柳因黃鸝。步覺幽香來袖滿，行沾清味上衣多。鳳臺龍沼，竹園松軒。鳳臺之上，吹簫引鳳來儀；龍沼之間，養魚化龍而去。竹閣有詩，費盡推敲裁白雪；松軒文集，考成珠玉註青編。假山卷石翠，曲水碧波深。牡丹亭，薔薇架，疊錦鋪絨；茉莉檻，海棠畦，堆霞砌玉。芍藥異香，蜀葵奇豔。白梨紅杏鬪芳菲，紫葳金萱爭爛熳。麗春花，木筆花，杜鵑花，天天灼灼；含笑花，鳳仙花，玉簪花，戰戰巍巍。一處處紅透胭脂潤，一叢叢芳濃錦繡圍。更喜東風回白日，滿園嬌媚逞光輝。

一行君王幾位，觀之良久，早有儀制司官邀請行者三人入留春亭。國王携唐僧上華夷閣，各自飲宴。那歌舞吹彈，鋪張陳設，真是——

嶢嶢閣閣曙光生，風閣龍樓瑞霧橫。春色綉鋪花草繡，天光遙射錦袍明。笙歌綠

繞如仙宴，杯罍飛傳玉液清。君悅臣歡同翫賞，華夷永鎮世康寧。

此時長老見那國王敬重，無計可奈，只得勉強隨喜，誠是外喜而內憂也。坐間見壁上掛着四面金屏，屏上畫着春夏秋冬四景，皆有題咏，皆是翰林名士之詩——

春景詩曰：周天一氣轉洪鈞，大地熙熙萬象新。桃李爭妍花爛熳，燕來畫棟疊

香塵。

夏景詩曰：薰風拂拂思遲遲，宮院榴葵映日輝。玉笛音調驚午夢，菱荷香散到

庭幃。

秋景詩曰：金井梧桐一葉黃，珠簾不捲夜來霜。燕知社日辭巢去，鴈折蘆花過

別鄉。

冬景詩曰：天雨飛雲暗淡寒，朔風吹雪積千山。深宮自有紅爐暖，報道梅開玉

滿欄。

那國王見唐僧恣意看詩，便道：「駙馬喜翫詩中之味，必定善於吟哦。如不吝珠玉，請依

韻各和一首，如何？」長老是個對景忘情，明心見性之意；見國王欽重，命和前韻，他不覺忽談一句道：「日暖冰消大地鈞。」國王大喜，即召侍衛官：「取文房四寶，請駙馬和完錄下，俟談緩緩味之。」長老欣然不辭，舉筆而和——

和春景詩曰：日暖冰消大地鈞，御園花卉又更新。和風膏雨民沾澤，海晏河清絕俗塵。

和夏景詩曰：斗指南方白晝遲，槐雲榴火鬪光輝。黃鸝紫燕啼宮柳，巧轉雙聲入絳幃。

和秋景詩曰：香飄橘綠與橙黃，松柏青青喜降霜。籬菊半開攢錦繡，笙歌韻徹水雲鄉。

和冬景詩曰：瑞雪初晴氣味寒，奇峯巧石玉團山。爐燒獸炭煨酥酪，袖手高歌倚翠欄。

國王見和文喜，稱唱道：「好個「袖手高歌倚翠欄」！」遂命教坊司以新詩奏樂，盡日而

散行者三人在留春亭亦儘受用，各飲了幾杯，也都有些酣意。正欲去尋長老，只見長老已同國王在一閣。八戒獸性發作，應聲叫道：『好快活！好自在！今日也受用這一下了，却該趁飽兒睡覺去也！』沙僧笑道：『二哥忒沒修養，這氣飽飲，如何睡覺？』八戒道：『你那裏知俗語云：「吃了飯兒不挺屍，肚裏沒板脂」哩！』

唐僧與國王相別，只謹言，只謹言，既至亭內，贖責他三人道：『汝等越發村了！這是甚麼去處，只管大呼小叫！倘或惱着國王，却不被他傷害性命？』八戒道：『沒事！沒事！我們與他親家禮道的，他便不好生怪。常言道：「打不斷的親，罵不斷的鄰。」大家耍子，怕他怎的？』長老叱道，教：『拿過馱子來，打他二十禪杖！』行者果一把掀翻，長老舉杖就打。馱子喊叫道：『駙馬爺！爺！饒罪！饒罪！』旁有陪宴官勸住。馱子爬將起來，突突嚔嚔的道：『好貴人！好駙馬！親還未成，就行起王法來了！』行者侮着他嘴道：『莫胡說！莫胡說！快早睡去！』

他們又在留春亭住了一宿。到明早，依舊宴樂。不覺樂了三四日，正值十二日佳辰。有光祿寺三部各官回奏道：『臣等自八日奉旨，駙馬府已修完，專等妝奩鋪設。合番宴亦已完備，

章素共五百餘席。』國王心喜，欲請駙馬赴席，忽有內宮官對御前啟奏道：『萬歲，正宮娘娘有請。』國王遂退入內宮，只見那三宮皇后，六院嬪妃，引領着公主，都在昭陽宮談笑。真個是花團錦簇，那一片富麗妖嬈，真勝似天堂月殿。有喜會佳姻新詞四首爲證：——

喜詞云：喜喜喜欣然樂矣！結婚姻，恩愛美，巧樣宮妝，嫦娥怎比，龍釵與鳳釵，豔

豔飛金縷，櫻唇皓齒朱顏，嬌娜如花輕體，錦重重，五彩叢中，香拂拂，千金隊裏。

會詞云：會會會妖嬈嬌媚，養毛嬌，欺楚妹，傾國傾城，比花比玉，妝飾更新妍，釵

環多豔麗，蘭心蕙性清高，粉臉冰肌榮貴，黛眉一線遠山微，窈窕媽姆攢錦隊。

佳詞云：佳佳佳玉女仙娃，深可愛，實堪誇，異香馥郁，脂粉交加，天臺福地遠，怎

似國王家？笑語紛然嬌態，笙歌繞繞喧嘩，花堆錦砌千般美，看遍人間怎若他？

姻詞云：姻姻姻蘭麝香噴，仙子障，美人羣，嬈妃換彩，宮主妝新，雲鬢堆鴉髻，霓

裳壓鳳裙，一派仙音嘹唳，兩行朱紫繽紛，當年曾結乘鸞信，今朝幸喜會佳姻。

却說國王駕到，那后妃引着公主，並彩女宮娥，都來迎接。國王喜孜孜，進了昭陽宮坐下。后妃等朝拜畢，國王道：『公主賢女，自初八日結綵拋毬，幸遇聖僧，想是心願已足，各衙門官，又能體朕心，各項事俱已完備；今日正是佳期，可早赴合巹之宴，不要錯過時辰。』那公主走近前，倒身下拜，奏道：『父王，乞赦小女萬千之罪。有一言啟奏：這幾日聞得宮官傳說，唐聖僧有三個徒弟，他生得十分醜惡，小女不敢見他——恐見時必生恐懼，——萬望父王將他發放出城方好，不致驚傷弱體，反爲禍害也。』國王道：『孩兒不說，朕幾乎忘了。果然生得有些醜惡。連日教他在御花園裏留春亭管待。趁今日就上殿，打發他關文，教他出城，却好會宴。』

公主叩頭，謝了恩。國王即出駕上殿，傳旨請駙馬，其他三位。原來那唐僧捏指頭兒算日子，熬至十二日，天未明，就與他三人計較道：『今日却是十二了，這事如何區處？』行者道：『那國王我已識得他有些晦氣，還未沾身，不爲大害；但只不得公主見面，若得出來，老孫一鬪，就知真假，方纔動作。你只管放心。他如今一定來請，打發我等出城。你自應承莫怕。我閃閃身兒就來，緊緊隨護你也。』

師徒們正講，果見當駕官同儀制司來請。行者笑道：『去來！去來！必定是與我們送行，好留師父會合。』八戒道：『送行必定有千百兩黃金白銀，我們也好買些人事回去。到我那丈人家，也再會親耍子兒去耶。』沙僧道：『二哥箝着口，休亂說，只憑大哥主張。』遂此將行李馬匹，俱隨那些官到於井墀下。國王見了，教請行者三位近前道：『汝等將關文拿上來，朕當用寶花押交付汝等，外多備盤纏，送你三位早去靈山見佛。若取經回來，還有重謝。留駙馬在此，勿得懸念。』

行者稱謝，遂致沙僧取出關文遞上。國王看了，即用了印，押了花字，又取黃金十錠，白金二十錠，聊遠親禮。八戒原來財色心重，即去接了。行者朝上唱個喏道：『聒噪！聒噪！』便轉身要走，慌得個三藏一轂轆爬起，扯住行者，咬繃牙根道：『你們都不顧我就去了！』行者把手捏着三藏手掌，丟個眼色道：『你在這裏寬懷歡會，我等取了經，回來看你。』那長老似信不信的，不肯放手。多官都看見，以爲實是相別而去。早見國王又請駙馬上殿，着多官送三位出城。長老只得放了手上殿。

行者三人同衆出了朝門，各自相別。八戒道：「我們當真的走哩？」行者不言語，只管走至驛中。驛丞接入，看茶擺飯。行者對八戒沙僧道：「你兩個只在此，切莫出頭。但驛丞問甚麼事情，且含糊答應，莫與我說話。我保師父去也。」好大聖，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叫「變！」即變作本身模樣，與八戒沙僧，同在驛內，真身却幌的跳在半空，變作一個蜜蜂兒。但見——

翅黃口甜尾利，隨風飄舞顛狂。最能摘蕊與偷香，度柳穿花搖蕩。

辛苦幾番淘染，飛來飛去空忙。釀成濃美自何當？只好留存名狀。

你看他輕輕的飛入朝中，觀見那唐僧在國王左邊繡墩上坐着，愁眉不展，心存焦燥，竟飛至他兜盧帽上，悄悄的爬及耳邊，叫道：「師父，我來了，切莫憂愁。」唐僧聽見，始覺心寬。不一時，宮官來請道：「萬歲，合香嘉筵，已排設在鳩鵲宮中。娘娘與公主，俱在宮伺候。專請萬歲同貴人會親也。」國王喜之不盡，即同駙馬進宮而去。正是那——

邪主愛花花作禍，禪心動念念生愁。

畢竟不知唐僧在內宮怎生解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